章太炎與蘇曼殊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拾六日　舊燕

頃者消息傳來、革命黨先進人物章太炎（炳麟）先生、已於前日晨間、逝世蘇寓、享年耄耋、盡章畢生行述、於過去黨史上、實具有偉大功績也、有稔知章之平生者、謂章中年奔走革命事業、頗爲盡力、遜清末葉、歷在國中報紙刊物上、鼓吹民族革命運動甚烈、致引起北方廷之不滿、圖形緝拿、訪拏頗嚴、時章爲保全生命起見、不得不乘桴渡海、遁至扶桑三島避之、章逃抵日本後、雖仍爲革命効力、惟個人之生活、則無任清苦、當時引爲經濟上援助者、厥唯少數旅日華僑、惟章等係政治犯、行止動作、在受人監視、絕鮮自由可言、因之時困窘鄉、衣食生計、到處發生問題、斯際適值中國近代著名佛子曼殊上人、亦以訪親遊日、二人聞名覿面、一見相契、章于國學文中、夙具根砥、日覩曼殊好學、知係可造之材、因舉畢生心得、悉以授諸曼殊、嗣曼殊之在文學上、性靈上、佛經上、得臻成功、未始匪章氏陶化之力、致曼殊與月今黨國革彥及軍閥諸子、訂有交誼、亦出於章氏所吸引云。

世界晨報

戒烟醫院花絮

•鄭蜀•

滬市境內、自客歲秋際、實施禁烟政策以來、旋經市府公安局禁烟督察處、彙同衛生局當道、聯合設立市民戒烟醫院、專爲民衆之淪溺黑海者、免費服務、凡烟民之自動投戒者、由院方爲義務從事、絕不取絲毫費用也、此項戒烟醫院、目下共有兩處、一曰滬南、一曰滬北、滬南係假座南市多家路上海醫院餘屋爲之、滬北則在閘北天通庵路、兩院所設床鋪、可容五百餘衆、烟民投戒、得緣公安總局具文送入、院方規定戒除期限爲十四日、身染痼疾者、得依例遞加、院中既爲黑籍人物、麕集之所、自難免有種種奇事諸聞、產生其間、統常烟民入院上半期七日、爲減藥時間、下半期七日、

阿拉醫院奇聞

滬埠阿拉醫院、係阿拉旅滬僑民、組織創設、院方措置、純屬義務性質、蓋爲惠澤阿鄉桑梓之貧病而立也、惟該院自年前、經天王氏、負責接辦後、院中職員醫士、皆爲其篋舊人物、自是院務日益腐敗、降至今日、在私人壟斷之下、院政遂愈復腐潰不堪過問、依該院規律、原無戒烟一門、惟一般經君子、於晉院後、能在醫士處納賄一二元者、則亦可逗遛防內、由院方授以代替藥品、自此項消息傳出、黑籍寃魂之儔、相率麕集其門、故阿拉醫院名譽上、雖無戒烟、而實際每年所需雅片代用品、則爲數甚鉅、庶務一席、既係院長妻舅因之上下沉齋一氣、絕無勘破之虞、惟院中病房、既由烟民所佔據、自是護士病人、相互勾結、藉院中作休息之地、而病房遂蛻化爲烟間蕩窠、聞盡聚全院所有槍燈烟具、可得二三十份、每當夜闌燈熄時節、若輩乃開始吞吐工作、以公立醫院、而當官吸食雅片、應推阿拉醫院爲創例、不可謂匪奇聞異蹟也、前次來之小盤旋時局之陳濟棠代表楊德昭氏、本定即日赴粵、復此孫家哲北來、大概要轉期

記翁文灝先生之祖父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拾六日　絲結

翁文灝先生之祖父某封翁、例需波亘商之一、以創大豐麵粉局發迹者、封翁辦事勇毅、而待人以誠、向例商肆規則、於歲尾年頭、必有接財神拜財神之舉、逐日、肆中自主人經理以至於一切職員、必咸跪禱於神前、以禱福利、而封翁則否、每遇接財神之日、必先躬拜店內同人、即學徒亦然、而後方向神前行禮、故凡初入封翁肆中之職員、見翁情狀、無有不受寵若驚、而引以爲異者、其實、此在封翁、乃其常例也、以是封翁恆對人言、向財神禮拜、而求福利乃虛套耳、我肆中職員、爲我服役獲利、乃爲活財神、我又何能捨活財神不敬之、而崇奉渺茫之財神耶、聞者莫不佩其高論、及文灝先生出、翁氏門楣、乃日益光大、殆封翁之德有以致之也

隨意集（七）（五）

•芳君•

擺脫軍政後、將任意爲汗漫之遊、雖景況不甚富裕、然而窮而忙、固猶不如窮而閒也、我之環境、說來亦甚可笑、往往由窮忙、而至於窮閒、復自家閒、恢復至窮忙之境、欲求其富而不忙者、卒不可得、則毋寧暫向窮閒中討生活也、

發財以後、又將如何、曰、無非造洋房坐汽車、討小老婆而已、然則靈脚以後、又將如何、是亦不能不先作預備、故我即在貧困之極、決至一麵包肆中爲學徒、如是、則縱然無大菜可吃、然麵包問題、終可以解決也、

夫歲、嘗赴揚子飯廳吃冰西瓜、今又至吃冰瓜之日矣、然而流光荏苒、今之與昔、其情況已告不同、縱有冰瓜、亦味同嚼蠟矣、不爲小孟嘗、而甘爲饑餓之王戎、眞是何苦、我遊茶室、因亦往往請人吃茶、在茶室中作小孟嘗其所費固亦甚微、蓋古人三千珠履、我則一盃清茗已足、又孰謂今人遜於古人耶！

生活先生不肯入京記

•青萍•

生活先生之文章、既爲全國青年所推戴、於是當局乃注意其人、在若干日前、當局一度有召之入京之訊、當局既寬大爲懷、對之亦不過加以矯正與勉勵、初無其他作用在也、而生活先生則惶惶然、惟恐此行有所利害、乃求援於法界之某鉅公、要公作爲担保、方可放胆入京、公謂之曰、担保不難、我且能擔保決無問題、所可慮者、一方雖無問題矣、而此後君之態度與言論究竟何答、殊難保證、君要我作担保、若亦須立一擔保書與我、則我無不樂從也、生活先生聞言、對此躊躇殊不能解決、而結果、生活先生爲欲貫澈其主張起見、卒不肯入京、伺隙一走而至港地、越時不久、先生所創之報紙、乃亦在香港發行矣。

張子楹生前死後

本埠法租界巡捕房之一等探目張子楹氏、最近於十二日、忽以暴疾至死、羅耗傳來、凡屬親友、莫不驚悼失措、蓋張氏儀格、素形矯健、得病之前夕、猶在知友洪寶順君處、盤桓談笑、固毫無異狀也、致張此番獲疾之由、外界傳說、言人人殊、惟據記者所知、此次張氏致命症候、實屬夾寒傷寒、緣張素有寡人之疾、外歡內寵、頗不乏人、發禍之隔日、張春風一度後、陡遭卒氣襲擊、致腹中臟腑、驟生激烈變動、兼以張疾作後、對家人猶諱莫如深、因之醫者百藥雜投、莫識病源所在、最後迺不得不懸牲於因循坐誤之下、蓋天命也、聞張原籍爲魯人、早年曾隸身軍籍、後改入朔方警士界、民國成立以還、始隻身南下、服務於法租界巡捕房內、如是者垂垂十年、以夙昔勞績、得擢陞包探職守、歷來破獲竊盜鉅案甚夥、一年前、始以功拔置探目、張及身自奉殊儉、故死後所遺財產、除某商號爲其獨資創辦、此外尚有太照會人力車七輛（現下市價、每輛可值國幣三百元、嘗昔一度曾至八百元）、總計數目、約在萬金以上云、

斷藥休養之日、烟民變化、甚有呻吟嘔吐、連日不能安睡者、於是若輩運其機智、思作各類舞弊方法、最普徧者曰拉夫、緣煙民第一日入院、大抵吸足鴉片、毋須再行服藥、斷藥之人、痛苦不能耐熬之際、相率竊服是項剩餘殘藥、故曩時屢有出院後、猶未斷癮之事、此事經院方知悉、當加改革、目今食藥、已由女看護當面監視、惟女護士類都孱弱、因是刁頑烟民、猶能乘機施其技倆、院例每日兩度派醫診察、烟民沾疾、得隨時報告、因之多有藉故推諉、企圖延長服藥者、惟此類事、經勘破、與違犯院規同、即有享嘗狗禁之可能也、

雨枕風窗錄

•鄭蜀•

魚池之上、不宜栽楊樹、楊花飄入池中、魚食之、即足致疾也、又池邊宜栽芙蓉、以避水獺、不知然否、一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風飄木開、一乃不知其更有避水獺之功也、

茉莉花穿作球後、女人以之佩於胸際、一夕而焦、有人乃收集此等焦花、曝乾之、以爲枕囊之用、枕之有幽香、使人美睡、意發明者、亦慧心人也、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此殊爲舊式女子之美德、時代女子、欲求其能洗手入廚者罕矣、惟吾意、貴家眷屬、雖正不必排日洗手入廚、然有時偶爲豪闊、以餉佳客、亦是一樁快意之事、故女人之於烹調、亦主婦應有之技能也、

海上飯店街、有飯店日正興館者、其間有糟鮑頭一種、云是甬商虞洽卿先生所發明、人皆謂之阿德哥湯、阿德哥湯、可與朱葆三路相提並論矣、

長篇小說　亂紅飛絮（二八五）騷形怪狀

（人鏡）

（凝刃）

田冰往後一讓、恰恰讓到床沿上、兩人都笑了、田冰是直接的坐在牀沿上、曹雪芬是間接的坐在牀沿上、曹雪芬又笑道、要不是貴女友丁寶珠來、我還不好意思放胆的這樣坐、她那說話的口氣、要給一個不相識的人聽了、簡直是和冰哥幾十年的老夫老妻、教你芬妹做了她、眞說不出口、世界上的女人、你芬妹也見了不少、我母親、我姐姐、我父親的併婦、以及曹二我的妻子、那一個不是女人、給沒像丁寶珠那樣騷形怪狀、她那臉算是好看、其實都是些胭脂粉香水坪她臉上作怪、不是你芬妹誇口、臉上帶一些黃、黃中帶一些黑、倒是女孩兒家本色、不但臉上這個樣兒、連身上也是這個樣兒、曹雪芬說着、回過臉去、對鏡台裏照了照、那兩條腿、不知是吊着感覺痠麻呢、還是別的感應、在田冰身上旋轉、一下、田冰的手、本來箍在她肩膀上的、到此往下一瀉、瀉到她胳膊上、一用勁、曹雪芬笑道、冰哥、你說丁寶珠和我、是誰美麗、田冰道、自然是你美麗、她完全是倚靠脂粉、你不是說過了麼、曹雪芬道、那是我說的現成話、冰哥得在我身上另外找出美過丁寶珠的地方、

冠生園飲食部
大衆化的衛生
冷麵 市上
本選興華機製雞蛋麵以火腿雞絲等上等的原料配合製之清潔美味每盆一角至三角加蝦油五角